

歡娛嫌夜短

——長白山下多麗人之八

莊烈

蘭心蕙質討個口令

這時有人來向林惜嬌請示晚上口令；林惜嬌用筷子在碗裏夾起一根鷄骨笑向我道：「參謀高才，請代擬一道口令如何？」我已知其意，笑道：「我非楊修，安知丞相腹中玄機？」林惜嬌道：「清河門非斜谷，我焉敢追魏武，『鷄肋』故事豈可重演？今日盛會嘉賓雲集，就以嘉賓二字作口令如何？」我撫掌讚道：「姑娘蘭心蕙質，在下佩服。」於是林惜嬌放下筷子，向來人吩咐道：「傳令下去！口令嘉賓。」

李文保與苑九和坐的最近，問道：「團長！參謀他們說甚麼？」苑九和兩手一攤道：「俺也不知道。」閻充道：「參謀他們說的是一個三國的故事。」李文保聽了，似懂非懂的點點頭。我看看時間已晚，便欲告辭，林惜嬌亦不強留，親自送到神社牌坊，看着我們上馬，方才揮手告別。時已起更，遙望清河門燈火點點，恍如天際繁星。聽那四方狼嗥聲，不絕於耳，淒厲斷魂。

在這荒涼的塞外寒夜裏，往事一一湧上心頭，想起外患甫平，內戰又起，多少生靈塗炭？天涯遊子，倚闌參娘，多少思親之淚？忽聽後面蹄聲來得甚急，及近見是林惜嬌的兩個丫頭。我問：「妳們兩個來幹甚麼？」為首的道：「林司令

叫我們來接參謀回去，說有機密要事商量。」我道：「今天晚了，請上覆妳們林司令，明天如何？」來人道：「林司令是這樣吩咐的，一定請參謀回去，如果沒有重要的事，也不會叫我們兩個親自來追參謀了。」我問閻充道：「你看如何？」閻充微笑不語。苑九和嘆道：「她為甚麼單請你一個人回去？參謀要小心了！」閻惠恩酸溜溜的道：「參謀是要考慮。」李文保道：「我保參謀前去。」他們正在七嘴八舌的爭論不休，我斷然向來人道：「前面帶路！我和妳們一齊回去。」又向梁國恩道：「你也跟我回去！」於是四人四騎，返身向神社馳去，快到牌坊，忽聽前面哨兵大喊：「口令！」兩個丫頭答：「嘉賓。」通過步哨，過了牌坊，已見林惜嬌站在大殿門口含笑相迎。我躍下馬背，走上前去。

林惜嬌笑道：「參謀來去匆匆，難道忘了我們席上約定？」我道：「甚麼約定？」林惜嬌道：「你不是要聽故事嗎？」我道：「妳不說我倒忘懷了，酒後之言，那能當真。」林惜嬌道：「不，只爲了這個，還有重要情報要向你報告。」說着來到大殿會客室，就坐後，林惜嬌道：「參謀知道閻充的弟弟閻惠恩是怎樣的一個人？」我道：「遊手好閒，紈袴子弟而已。」林惜嬌道：「錯了。」我道：「怎麼錯了？」林惜嬌道：「此人

行動怪異，言論偏激，思想有問題，參謀要多加小心才是。」我笑道：「我聽說他曾冒犯過姑娘？此話可是真的？」林惜嬌冷笑一聲道：「哼！憑他也配，賴蛤蟆！老實告訴你吧，閻充的獨子閻漢儀被擄失蹤，與他脫不了干係。」我驚道：「妳在那裏得來的這些消息？道聽途說，空穴來風，豈可遽信？」林惜嬌道：「參謀是正人君子，這世間的事，可複雜着呢！」她嫵媚的一笑：「貴客光臨，應該談些輕鬆的才是。」這時一個丫頭進來回道：「洗澡水已經燒好，打到浴桶裏了。」林惜嬌道：「參謀請先去洗澡，然後我們再作徹夜長談。」

洗個熱澡徹夜長談

我心裏想：這林豐真是可人，我因馬不停蹄，終日在外奔波，已經很久沒有洗澡了，便欣然道：「謝謝！我正想找個地方洗澡呢！」那個丫頭道：「請隨我來！」於是我便跟在她身後，穿後門，過庭院，來到一處小天井，只見正面有一幢精緻的日本式房屋，室內已燈火通明。丫頭領我登上臺階，打開房門，是一排玻璃長廊，丫頭拉開一扇紙門，一陣暖香撲鼻，薰人欲醉。我在廊上脫掉鞋子，踏上榻榻米，是一間客廳，中間擺了一張矮桌，桌上有一個藍蓋花瓶，瓶中插滿

了新折的梅花，正吐露出陣陣芳香。榻榻米上散亂的放着幾個綉花絲棉軟墊，牆上除了掛着山水字畫外，晚間酒宴上彈的那隻琵琶，赫然在焉。我盤膝坐在軟墊上，頓覺有一種恬適的感覺，漸漸的被這優雅的環境陶醉了。

那個丫頭看了，笑道：「怎麼，參謀困倦了？」我登時清醒過來，答道：「我要洗澡，請妳去把我的傳令兵找來，把我的衣服送到這裏來！」少時，梁國恩把我的內衣褲及狐腿皮袍送來，我道：「沒你的事了，你早點睡吧。」梁國恩道：「今晚不回去了？」我道：「嗯！」梁國恩走後，丫頭帶我走過長廊，左轉就是浴室。原來日本自佔領東北後，即大量向東北移民，成爲統治者，處處騎在中國人的頭上，他們衣食豐足，生活優裕，無論大小家庭，均有浴室設備。東北煤礦豐富，因此日本人每天晚上都要用煤燒水洗澡，而中國人却窮得可憐，不但沒有浴室，數日也難得洗上一次澡。日本人雖有衛生習慣，天天洗澡，但用的浴盆却簡陋不堪，只是一個方形大木桶而已。洗澡時先在外面打肥皂，沖掉肥皂後，再跳進木桶裏泡一泡，就算了事。而且全家長幼有序，都用這一桶水。

我洗過澡後，換好皮袍出來，到了客廳，見林惜嬌已盤膝坐在墊上，笑問我道：「洗好了？水够不够熱？」我道：「很好，謝謝！洗過澡後，身上輕鬆多了。」她見我滿臉汗珠，便吩咐丫頭道：「去拿毛巾來！」毛巾送來，我接過擦完臉，丫頭收去。林惜嬌道：「這房子原是日本神社管理員住，神社一向被日本人視爲聖地，所以很

講究，這幢房子不但設備好，還裝了暖氣，因此冬天室內很溫暖。勝利後，地方很亂，燃煤來源缺乏，我住在這裏，也不常燒暖氣。今天爲了歡迎你這位嘉賓，才特別吩咐人燒的。」我道：「這裏離阜新、北票很近，我知道東北除了撫順煤礦外，就數阜新、北票產煤最多了。」林惜嬌道：「二者軍用浩繁，一下子增加了數十萬大軍，都要用煤燒飯。二者礦工流動很大；這些煤礦工人，多是日本在關內擄來的俘虜和囚犯，日本投降後，礦工都跑了，產量就大不如前了。」她見我仍在流汗，便又吩咐丫頭道：「去沖一杯果子露來！再把水果裝好盤子，一齊拿到這裏來。桌上的花瓶，暫時移到我的房裏去。」丫頭端上果子露來，我接過飲了一口，甘美無比，林惜嬌道：「這是日本貨，現在市上已經買不到了，好東西都被你們財神爺中央軍搶購光了。」說着她站起身來，笑道：「對不起，我先去洗澡，待會再來陪你。」林惜嬌走後，我站起來瀏覽牆上的字畫，見一幅鄭孝胥寫的「楓橋夜泊」，字跡蒼勁挺拔，果然名不虛傳。我國中、中、交、農四大銀行都發行鈔票，其中交通銀行鈔票上四個字，聽說就是鄭孝胥寫的。可惜他作了漢奸，出任偽滿第一任國務總理。正嗟嘆間，忽聽身後有人說道：「你也喜歡鄭孝胥的字畫？我收藏的很多，等會兒都拿來給你看看。」原來林惜嬌已洗完澡回到客廳。只見她換了一件鵝黃色絲質旗袍，外披同色薄毛衣，面如朝霞，秀目流轉，平添幾分姿色。她見我呆呆的望着她，羞澀的一笑，道：「坐下來！別一直站着！」我與她面對面坐在桌旁墊

子上，她伸出一雙穿了絲襪的美足，引起我一陣遐思，想起李後主寵會娘，辜鴻銘愛金蓮，帝王大師尚且如此，何況我是凡夫俗子。又記起東北有一首民謠：「遼陽有三寶：塔糖、裂乾、明裝脚。」原來遼陽女子的脚長得很美，纖巧合度，大才盈握。想想看，這女子的脚，尚被稱爲一寶，被人傳誦，是如何的迷人了。

林惜嬌似已發覺我在偷窺她的脚，便把脚輕輕收回去，壓在旗袍底下。少時丫頭送上四盤水果來，擺在桌子上。除了蘋果、橘子和東北人嗜食的麵酸梨外，還有一盤價值昂貴的香蕉。原來香蕉產在中國南方亞熱帶，如福建兩廣和臺灣地區，只因路途遙遠，運輸不便，而且容易腐爛，所以在寒冷的北方，就成了珍品了。傳說清朝趙爾巽總督東北時，有一次宴客，席上有香蕉，有一將軍沒有見過香蕉，就拿起一根來，連皮也吃了，有人告訴他，要剝了皮吃，他聽了自我解嘲的道：「我是武夫性子急，剝皮麻煩。」林惜嬌見我望着香蕉發楞，便道：「參謀自南方來，香蕉自然不稀罕，可是我們東北人却當成寶了。」我道：「物以稀爲貴，因爲我想起去年十一月間，我在重慶白市驛飛機場登機飛東北接收時，甚麼也沒有帶，只買了一隻柚子帶上飛機，因爲我在小學讀自然科時，書上說：駝鳥的蛋和柚子一般大，那時我沒有看見過柚子，一直牢記在心，所以買個柚子帶回北方，給家鄉人開開眼界。」林惜嬌笑道：「參謀好天真！後來那隻柚子怎樣了？」我道：「帶到山海關就剝開吃了，因爲共產黨作亂，有家歸不得也。」林惜嬌望着我神秘的

一笑，我道：「妳笑甚麼？」林惜嬌道：「參謀風度翩翩，難怪在巴圖營子有許多風流韻事了。」

你的嘴蜜賞君甜食

我道：「妳都聽到了些甚麼？」林惜嬌道：「王爺的小姐追你可是真的？」我道：「還有呢？」林惜嬌道：「還有一位呂小姐，她父親是薄儀跟前的紅人，也被俄軍一齊擄走了，家也傾了，真是紅顏多薄命，聽說這位呂小姐才貌雙全。」我道：「紅顏薄命也不盡然，譬如姑娘貌美如花，才比道韞，却官拜救國軍總司令呢！」林惜嬌聽了好不高興，笑道：「參謀嘴好甜，是不是故意給我戴高帽子？」我道：「這是實情，怎敢戲耍姑娘。」林惜嬌道：「不管你說的是真是假，我都要請你吃糖，因為今天在酒宴上，我發覺你喜歡甜食，所以已吩咐下去，預備『拔絲山藥』和『八寶飯』給你宵夜。」我道：「我最喜歡這兩道甜食，常到飯店裏去吃，但『八寶飯』有時用蜂蜜做，味道怪怪的，難以下嚥。」林惜嬌道：「東北蜂蜜便宜，白糖來源稀少，過去日本人用紅茶待客，視為一種奢侈，就是因為白糖太貴了。今天晚上我是用槓粉糖（細白糖東北人稱槓粉糖）做這兩道甜食，你吃過就知道了。」果然過不了久，丫頭端上「拔絲山藥」和「八寶飯」來，用精緻的白色橢圓形瓷盤盛着。那雪白的山藥，每段切成一寸半長，上面澆着琥珀色糖衣。八寶飯配着各色果絲，加上烏油油的棗泥餡，叫人看了饞涎欲滴。於是我們移向桌子，林惜嬌道：「請趁熱吃！不知道對不對你的胃口？」我

用筷子夾起一塊拔絲山藥來，糖絲拉得長長的，咬進嘴裏，鬆脆爽口。林惜嬌先用調羹把八寶飯攪拌均勻，我吃了一口，甜而不膩，滿齒留香。不禁讚道：「太好了！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吃到這樣好的甜食。」林惜嬌道：「如果你喜歡吃，只要你住在清河門一天，我每天都歡迎你來吃。」我笑道：「那多麻煩，如果你作我的副司令，一切不都解決了嗎？」林惜嬌聽了，嬌笑一聲用筷子指在我的臉上，道：「不想參謀一本正經，原來是偽裝的，那你討個會做點心的夫人，不更好嗎？」我笑道：「我正是此意。」林惜嬌聽了似怒非怒道：「越說越不像話了，你快吃完了，然後每人再泡上一杯香茶，我要開始講故事了。」她加重語氣：「這個故事好動人！」我正道：「『文君當壚』、『紅拂夜奔』傳為千古佳話，姑娘出身名門，枉讀詩書了。」

表面斯文說話大膽

林惜嬌聽了，注視我良久，道：「你真是深不可測，看你表面斯文，却比我見過的任何男子說話都大膽。」我道：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」林惜嬌道：「你看我像淑女嗎？」她嘆一口氣：「淑女也好，妖女也好，我是為自己而活着，別人怎麼說，我都不在乎。」我道：「英國有一著名女歌星，在事業巔峯時，去問蕭伯納，以後該怎麼辦？蕭伯納道：『你快嫁人吧！』這話我看很有哲理。」林惜嬌嘆道：「女人就是女人，遲早都要嫁人的。像我這種刀口舐血、夜宿荒郊的生活，我早就厭倦了。」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何不

罷手？却繼續戀棧，這與要我作妳的副司令，豈非矛盾？」林惜嬌道：「參謀飽讀史書，應該知道那漢朝呂后、唐代武后，未掌權前都是賢淑的，後來為甚麼都變成殺人女魔了？她們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勢，不得不爾。還有清朝的慈禧太后，未垂簾聽政前，亦有賢名，後來却專權跋扈，不肯還政光緒，原因都是那一班老臣親貴，為了私利和前程，牢牢纏住她不放，欲罷不能。如謂歷史不可盡信，喧騰一時的孔憲榮自殺案，內幕你應該清楚了，孔憲榮為了建軍，最後還賠上了性命，原因就是他的部隊被裁編，他無法向部屬交待，只有自殺以謝江東父老。」她嘆一口氣：「唉！冤死狐悲，孔憲榮之死，就是我一的一面鏡子。你一定聽到許多有關我的種種，這也難怪，女人本來是弱者，在中國禮教傳統上，女人要懂得『三從四德』，只能在家裏相夫教子、燒飯洗衣裳。像我林惜嬌這樣，在一般人的眼裏，自然被視為妖孽了。」她用手向桌上一拍，忽的站起來：「何必說這些？夜長得很，走！我們換個地方，到我房裏去談！」她向室外喚道：「丫頭！沏茶！」

卿本佳人奈何戀棧

我站起身來跟着她到了內房，這內房佈置與客廳迥不相同，共有八個榻榻米大，牆上掛了一幅「漢宮春曉圖」國畫，戴了帽子、穿了官服的婕妤，穿梭於樓臺亭榭中。牆邊有一張小玻璃枱子，枱上放了一個日本布娃娃和一本崎崎紅葉著的「金色夜叉」。天花板上垂着一盞吊燈，金黃色的紗罩，綴着流蘇。一面大玻璃窗，離地僅有

一尺高，窗臺却有二尺多寬，人可以在上面或坐或臥，這是日式房屋的特色。那瓶梅花就放在窗臺上，夜闌人靜，滿室生香。林惜嬌拉開壁櫥，取出一條彩色俄國毛氈來，攤開鋪平在榻榻米上，拍了拍道：「坐下來！」我依言坐下。這時丫頭送進兩杯茶來，林惜嬌道：「先放在窗臺上，把客廳桌子搬進來，連熱水瓶也一齊拿來。」丫頭將桌子搬進來，然後把熱水瓶、茶杯一一放好。林惜嬌道：「這裏沒有你的事了，你去睡吧！」

丫頭走後，林惜嬌輕輕拉上房門，道：「現在是我們兩個人的世界了，這夜，好靜好美！」她長舒一口氣，向我回眸一笑。我道：「但願這宇宙停止旋轉，永遠不到天明。」林惜嬌道：「歡娛嫌夜短，寂寞恨更長，良有以也！」我道：「妳和我就是一個美麗的故事。」第二天早上，我回到清河門糧棧，見宣撫組大小幹部亂哄哄的擠滿了一屋子，見我來了，一齊歡呼道：「參謀回來了！參謀回來了！」閻充笑道：「你再晚回來一步，恐怕要出亂子了。」我道：「爲甚麼？」閻充道：「大家都耽心你的安全，昨天晚上正好張大保由駐馬屯趕到清河門，聽說你一個人被林惜嬌留下了，他急了，一定要連夜趕到日本神社去保護你，後來還是我勸住了。」我笑道：「有這麼嚴重？我這不是好好的嗎？」於是我向大家稱謝道：「謝謝你們，我沒事，大家請回吧。」幹部都走了，我單命張大保留下，我道：「謝謝你關心，昨天晚上甚麼時候到的？」張大保道：「七點鐘才到，在清河門吃的晚飯。」我道：「你母親好嗎？共帶了多少人馬來？」張大保

道：「我媽很好，她教我問候參謀，我共帶了七十人來，每人都有鎗有馬。」我道：「很好，好好幹，不要辜負了你母親，你休息去吧。」張大保走後，閻充向我笑道：「莊老弟！豔福不淺啊！暖玉溫香抱滿懷，想不到林惜嬌這個名震遼西的妖女，都被你征服了。」我道：「說了你也不會相信，我們兩個人甚是投緣，昨晚一夜未睡，一直談到天亮。」閻充聽了，神秘兮兮的笑笑。

小花園裏噓寒問暖

三月天，關外已不再降雪，天氣開始暖了，國軍新一軍和新六軍，奉命繼續北上接收，此時國軍士氣旺盛，攻勢銳利，共軍聞風遠颺，不敢與國軍正面接觸。因此北寧和中長鐵路沿線重要都市，如四平、公主嶺、瀋陽、長春、吉林等，均次第收復。東北行轅和東北長官部，也開始準備由錦州推進到瀋陽。因此人心振奮，一片歡欣氣象。我與閻充亦由清河門到了錦州，我除了日間到長官部接洽公務外，晚上仍回閻家窩棚住在小花園裡。閻太太一直待我很好，噓寒問暖，無微不至。偶然與珮姐相遇，僅禮貌上招呼一下而已，苦無談話機會。這天，天氣晴朗，陽光和煦，照料花園的園工，一早就把花窖的草墊拿掉，讓窖裡的花木吸收陽光。午飯後，我一時興起，便往花窖走去，在入口拾級而下，推開木門，聽見珮姐正在花圃下徘徊。她聽到門聲，抬頭也看見了我，兩人不期而遇，都有一種說不出的喜悅，一時竟呆住了。她穿了一件剪裁合身的玫瑰色絲棉短襖，淺灰西裝長褲，藍色高跟皮鞋，一頭

秀髮梳了兩條小辮子，辮梢搭在前襟上，那種高貴儀態，我不禁看呆了。珮姐先開口問道：「你好！」她一手撫弄辮梢，一手掐着手指算道：「你上次回來，到現在整整二十五天了。」

女人的心真細，記得這樣清楚。我道：「是嗎？我記不得了。」珮姐道：「你這次回來，要待多少日子？」我道：「可能住一陣子，因爲長官部要遷到瀋陽去了，有好多事要趕着辦。」珮姐聽了點點頭。我道：「妳一向好嗎？每天都作些甚麼消遣？」珮姐笑道：「現在我開始迷信了。」我道：「怎麼說？」珮姐道：「晨占鵲喜，夜卜燈花，只差沒有燒香禮佛。」我道：「人在無助時，往往寄託於神明，漢儀有消息嗎？」珮姐悲傷的搖搖頭。我忽然想起在清河門林惜嬌和我說的那些話，便試探問道：「聽說漢儀和他惠恩二叔走得最近？」珮姐聽了一驚，問道：「你都聽到了些甚麼？」我道：「有人說漢儀失踪，和他二叔有關係。」珮姐道：「此事透着蹊蹺，連你都這樣說。」我怕勾起珮姐更多傷心，忽見花園上有一株花，開着紫色小花，我眼睛一亮，問道：「這是甚麼花？」珮姐道：「紫丁香。」我道：「香不香？」珮姐道：「沒有蘭花那麼香，但香味很特殊，我很喜歡。」我過去折下一小枝來嗅了嗅，插在珮姐的頭上，這是我第二次與她站的那麼貼近，立刻聞到一縷甜香，發自她的身上，一時花香人香教人分不清。珮姐道：「好的花兒，折斷了多可惜！」我道：「好花堪折直須折。」珮姐道：「莫待無花空折枝，是不是？」我道：「應該是莫待眉兒淡了思張敞，春色

飄零憶阮郎。」珮姐笑道：「你在那裡看來的這些豔詞俚語？」我道：「是妙詞，不是俚語。」珮姐道：「強辭奪理。」我道：「紅樓夢第二十三回——西廂記妙詞通戲語，書上說是妙詞。」珮姐道：「越發的強辭奪理了。」我道：「怎麼說？」珮姐道：「賈寶玉是說：『我就是那多愁多病身，怎當得你傾城傾國貌？』因此黛玉聽了就惱了。」珮姐道：「林黛玉是你們男人心目中的絳珠仙子，我那裡敢和她相比。」我道：「巧了，榮、寧二府都是旗人，妳是正黃旗，皇室貴胄，賈寶玉只不過是正白旗包衣人而已。而且妳的學歷才貌更非林黛玉所能比擬，只因曹雪芹一枝生花妙筆，林黛玉遂成了萬千青年男女夢魂顛倒的偶像了。」珮姐聽了，笑道：「君舌榮蓮花，妙語如珠，和你在一起，如沐春風，甚麼愁都拋到九霄雲外了。」

刀口過活日夜驚心

我忽記起一件事，問珮姐道：「現在是幾月？」珮姐道：「三月。」我道：「丁香花是幾月開花？」珮姐指着花園道：「你看了丁香花不是正在開着呢？」我道：「這就怪了，記得去年七月，我在重慶白市驛飛機場候機到東北接收時，發現機坪上停了『美齡』號專機，原來是宋慶齡要坐這架飛機到上海去。蔣夫人親到機場送行，飛機起飛後，我目睹蔣夫人在我身邊走過，手裡拿了一枝紫色小花，邊走邊在鼻子上嗅個不停，現在我才知道，她手上拿的就是紫丁香。但現在才三月，爲甚麼紫丁香就開花了呢？」珮姐道：

「園藝日漸進步，人類可以隨意控制開花時間，因此春桃、夏荷、秋菊、冬梅花信都亂了，完全違反了自然生態，好沒道理。」正說着忽見花窖的木門呀的一聲開了，乳母抱着小敏進來，一路嚷道：「我就知道少奶奶一定在這裡，孩子一直哭着要找媽媽。」及至看見了我，向我問候道：「參謀您好？」我微笑領首。珮姐問道：「孩子吃過藥沒有？」乳母道：「還沒有呢，她不肯吃，一直鬧個不停。」珮姐見孩子猶在抽噎，憐惜的掏出手帕來，給孩子揩眼淚。我問道：「孩子有病嗎？」珮姐道：「是的，這孩子身體不好，生下來一直鬧病。」我道：「甚麼病？找醫生看過沒有？」珮姐道：「漢儀的六叔就是醫生，日本醫學博士，也斷不出甚麼病來，一直發燒咳嗽。」說着把孩子抱過去，向乳母道：「我們回去吧，給孩子吃藥去。」又向我道：「再見！」珮姐走後，我悵然若失，快快的出了花窖。

閻充出身東北講武堂八期，東北淪陷後出任偽滿混成旅旅長，前後長達數年，駐防在熱河赤峰一帶。雖然熱河地瘠民貧，但日本人爲了開關財源，在熱河種植鴉片煙，公開販賣，因此熱河財政收入，反較遼、吉、黑三省爲佳。由於閻充長袖善舞，加上太太精明能幹，因此財源滾滾而來。媳婦珮姐又是遜清皇室貴胄，僞滿皇帝溥儀亦時加眷顧，因此閻家在錦州富甲一方，權勢顯赫。但好景不常，日本投降後，僞滿跟着崩潰，樹倒猢猻散，閻充名列漢奸，被政府通緝，被迫逃亡在外，偏偏禍不單行，獨子閻漢儀亦被共軍擄去，下落不明。後來雖被東北長官部收編，

昇予宣撫工作，但部下份子複雜，良莠不齊，軍紀敗壞，管理困難。正如閻充自己說的：「有誰知道，我像在刀尖上過日子，日夜驚心！」更糟的是，閻充在興旺的時候，雖置有許多田產，大多散佈在外縣荒上，在日據時期，每到秋收後，佃戶按時繳納佃租，因此使用不虞匱乏。但光復後，國軍僅估領點線，廣大地區多被共軍盤據，不但佃租收不到，有些土地，因兵荒馬亂無人耕種而荒蕪了。俗云：「百佃蟲死而不僵。」閻家雖然敗了，排場却要繼續維持，加上人口衆多，諸般開支不能缺少，漸漸的捉襟見肘，日子就大不如前了。當家的閻老爺子，雖東挪西借，四處張羅，苦苦的撐持着，猶不免顧此失彼，怨謗叢生，因此有些不耐了。

勿招惹別人說閒話

這天，閻老爺子把閻充叫到跟前，說道：「惠卿啊！你建軍成天在外面跑，可知道家裡的日子是怎樣過的？現在不是從前了，荒上租子一文也收不到，家裡人口這麼多，各項開支一個不能少，你每回家一趟，一帶就是數十口子和牲口，要糧要草，你知道我是怎樣張羅的？」他長嘆一聲：「唉！還是光復前的日子好過！甚麼也不要我操心。本來燒鍋（酒廠）賺錢，可以貼補一下，但國軍主食開始搭配高粱，因此政府下令禁止釀酒了。」閻充道：「您老人家先忍耐一陣子，這種日子不會長的，八路軍打垮了就好了。」閻老爺子道：「你在作夢，打垮八路軍談何容易？那八路軍簡直像黏痰一般（東北土語），他們

用了一套甚麼戰術：「你進我退，你退我進，你安我擾，你疲我打。」搞的國軍疲於奔命，打來打去，八路軍越打越多了。我活的歲數比你大，見的比你多，我看國軍氣數快盡了，你要有個打算才行。」閻充聽了，快快不樂，從此漸漸開始消極了。閻老爺子說的沒錯，東北光復了，但政府派到東北接收的人員和國軍，却令人失望，一個個被勝利沖昏了頭，只知道享受，吃、喝、玩、樂，貪污腐化，搞的昏天黑地，人心盡失，因此失敗的命運已經註定了。

國軍於三十四年十一月九日出關接收，至三十五年五月這段時間，進展順利，遼（寧）、吉（林）各重要城市，次第收復，但這只不過是曇花一現，強弩之末而已，以後就開始逆轉了。

佩姐與漢儀結婚，正是閻家黃金時代，閻漢儀雖是執紼子弟，但小倆口却恩愛異常閻太太只有漢儀一個兒子，因此愛屋及烏，對佩姐百般疼愛，呵護備至。閻家人口衆多，人多嘴雜，看在別人眼裡，難免引起嫉妒，在閻充得意時，尚隱隱不發，一旦閻充失勢，所謂：「牆倒衆人推」，閒話就多了。有一天，佩姐剛給小敏服過藥，哄着睡了，有一僕婦來到佩姐房裡，道：「少奶奶！老爺子有事找妳去一趟。」佩姐道：「老爺子在那裡？」僕婦道：「在前院客廳等妳。」佩姐叮嚀乳母好好看着小敏，便與僕婦一齊來到前院客廳，進了客廳，只見老爺子一個人坐在太師椅上，便向前行禮，問道：「老爺子找我有事？」老爺子便吩咐僕婦道：「妳去吧！把門帶上。」僕婦走了，老爺子道：「佩姐妳坐下，我有話和

妳說。」佩姐在對面椅子上坐了。老爺子問道：「小敏好些沒有？」佩姐道：「還是老樣子，吃了藥也未見效。」老爺子道：「這孩子命硬，剛生下來沒幾個月，親生爹就出事，我只有漢儀這麼一個孫子。」說着連連嘆息不已。佩姐聽了，好生不悅，因再問道：「老爺子找我有甚麼事？」老爺子道：「我們閻姚兩家，都是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家，錦州城那個不尊敬？因此妳的舉止一切要特別謹慎，尤其漢儀出事，無事儘量少出門，多待在屋裡，免得落別人閒話。」佩姐道：「我知道該怎麼做，請您老人家放心。」老爺子道：「那我就放心了，雖然妳書讀得多，滿肚子學問，但究竟太年輕了，須知人言可畏，一個不小心，招惹別人說閒話，就是跳到黃河裡也洗不清。」佩姐聽了，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您老人家都聽到了些甚麼？」老爺子道：「也沒有甚麼，不過那個莊參謀住在我們家裡，他到底是外人，要儘量避開一些。」佩姐聽了，勃然變色，一時氣得說不出話來。老爺子見狀，安慰她道：「這也沒有甚麼好氣的，只要自己行得正，坐得正，閒話不必放在心上，沒有事了，妳去吧！」

六十年風水輪流轉

佩姐自從嫁到閻家，全家上下都像捧鳳凰似的，何曾受過半點委屈，因此回到自己房裡，越想越氣，加上漢儀失踪，壓抑在心中的悲苦，一齊湧上心頭，不禁傷心的哭了起來。乳母看着一時慌了，連忙跑去告訴閻太太知道。閻太太聽說急急趕到佩姐房裡，果見佩姐正抽抽噎噎的哭個

不停，憐惜的道：「佩姐！妳怎麼了？」佩姐不說話只是哭。閻太太問乳母道：「少奶奶爲何這般模樣？」乳母道：「是方才老爺子叫少奶奶去他那裡，回來就變成這個樣子。」閻太太道：「佩姐！老爺子叫妳去幹甚麼？妳說呀！」佩姐搖頭，哭得更傷心。閻太太急了，道：「妳不說，我這就去問老爺子，到底爲了甚麼事？」說着起身要走，佩姐慌了，連忙拉住她，道：「婆婆不要去了，我說就是。」於是佩姐邊哭邊將老爺子說的話，如此這般都告訴了婆婆。閻太太一聽火了，怒道：「我這就去找老爺子，問問他是誰嚼舌頭？莊參謀是規矩人，又是我保的媒，和張家三姑娘訂了親。」佩姐道：「婆婆對我好，我知道。萬一此事鬧開，非但大家面子上不好看，只怕閒話更多，而且老爺子也不是惡意的，我看忍了算了。」閻太太聽了，怒猶未息，道：「妳說得不錯，這件事傳出去，非但不好聽，一旦傳到莊參謀耳朵裡，後果多麼嚴重？我看這個家，我們婆媳也待不下去了，我想在錦州找個合適的房子，我們搬出去算了。再不，乾脆搬到北平去住，離得越遠越好。」

佩姐道：「婆婆說得是，不過那是以後的事了，眼前一定先要忍下這口氣，千萬莫把事情鬧大了。」閻太太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漢儀沒有消息，小敏又病着，地租收不到，燒鍋也關了，家裡天天開饑荒，正應了那句老辭：『六十年風水輪流轉。』莫非我們閻家氣數快完了？我如不忍下這口氣，又能怎樣？」說着也滴下淚來。（未完待續）